



## 江津往事 尋踪

主辦單位：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

## 消失的楸砬市

□淡心坊主人

楸砬市是過去江津縣（今重慶江津區）唯一不興趕集的地方，位於白沙至高占長江邊的一個小地方。（當地方言：“楸”讀kā，“砬”讀lá。）



江津長江邊的古鎮

## 1

楸砬市在吳灘小學下面不遠處，這裡有一間門店，門店下面有一條沙土路，枯水期時是高占、松林樹、柏林村、吳灘村等村民去白沙的必經之路。漲水時，大山溝（地名）的人就用木船弄了個扯扯渡，經過寶水溪擺渡過溪溝再往白沙或高占走。不管是高占的人趕白沙還是白沙人去趕高占，都會在此門店歇腳，順便和熟識的人一起擺龍門陣、抽土煙、買小吃、鏟冷單碗（喝土酒）、喝老蔭茶。據母親回憶，她小時候曾和我的外公一起在這裡歇過腳，這裡最好吃的是烤豆腐干。老板把方形豆腐干烤得兩面金黃，咸香味十足，讓人垂涎三尺，深受酒客和小孩喜歡。每當說起楸砬市，她別的都記得不怎么清楚，但這烤豆腐干的味記憶猶新。

由於面積有限，這家門店裡只能放下三張桌子，逢去白沙或高占趕場時，店外會多擺幾張桌子。來往趕場的村民，即使不买东西也要在這兒休息一會兒，不會急著離開，哪怕是站著也要吹上幾句。至於喜歡喝酒飲茶的，往往是幾顆花生米、二兩老白干，就坐在那裡吹半天，有人甚至天不黑不離開。但是，逢下雨天和趕集的日子，因為人流量少，外面的桌子就不擺放。由於這地方小，人口不集中，供需求少，還經常有人賒賬，搞得老板入不敷出。老板說，他也沒別的啥本事，只能咬牙堅持，這叫“磨骨頭養腸子”。估計也正是因为這位老板的遭遇，楸砬市沒建立正規市場供大家趕集，甚至後來那個門店也關閉了。於是，當時就有了楸砬市不興趕場的说法。有人开玩笑喊人“去趕場哟”，立马就有人回应“楸砬市的场——不赶哟”。回应的人其实不是不想赶场，而是说包里没钱，不敢赶场。后来，大家把节奏带偏了，遇到有人激将自己时，也用那句话来回应，把不赶场的意思变成“不敢”了。

## 2

楸砬市下面的河滩乱石密布，每年7月至9月涨水期，这里就会漂来很多漂木、杂物在乱石中，任人捡拾。附近年轻力壮的男人们赤脚光背在江边捞漂木，老弱病残的就在周边捡拾小东西，谁先到手算谁的。大件和值钱的就不分男女老少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捞上来的东西摆在沙滩上，然后按功劳进行分配，热闹如市集一般。楸砬市的名字由来大抵与此有关吧。据说有一年，江上漂来一头活着的小猪崽在这里，猪崽胡乱挣扎，眼看就要被再度冲走，大家出绳子的出绳子，用抓子的用抓子（用来钩漂木的工具），齐心协力捞上来，就地宰了吃杀猪汤，一同打了大大的牙祭，在周边传为美谈。

现在交通方便了，人和车都走宽敞的大马路了。以前的沙滩路，荒芜后被杂草遮蔽了，吴滩小学没有了，小店也早就不在了，全都变成沙土坡地了。现在，知道“楸砬市的场——不赶（敢）”这个歇后语的人也不多了。

## 3

楸砬市的门店曾经是岁月里独特的存在，那里曾经乱石穿空惊涛拍岸、漂浮物汹涌而来、学校朗朗书声意气风发、沙滩路行人如织欢声如雷……曾经的曾经，这里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。然而，终究还是消失了。它们的消失，仿佛是一个时代的落幕，所有的记忆似乎都被抹掉，所有的往事似乎都被遗忘……

（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）

## 双院子的变迁

□兰烟花

我的老家在荣昌区安富街道普陀村一个叫作“双院子”的地方，1949年之前，这里是泸县方洞乡大地主屈恒升的收租院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确实有两个大大的院子，一个是上院，一个是下院。上院是五间串架房子，由我阿公带着五个子女居住，左侧三间土墙房由我四公带着四个儿子居住，右侧是郑姓的三弟兄居住。下院是张姓和刘姓两家人居住，却是更加矮小的土墙房子。

## 阿公的串架房

阿公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毛主席分给我的房子！”他说这话时，要先把腰杆挺一挺，脖子再往上昂一昂，然后眉毛一抬，眼睛一鼓，满脸骄傲。到我们几个堂兄妹懂事时，串架房已破烂不堪，刮大风都要担心屋顶会被掀翻。我读小学时，有一年春天刮大风，那天放学回家，下院的张大婶拉住我们几个放学的兄妹说：“别急着回去，你们的房子被风刮烂了，檩子都掉下来了。”等大人们检查完各家的房子，确定不会再掉什么东西下来，这才让我们几个回去。

至今还记得，爷爷住的是一间破烂得找不出一堵好墙的屋子。别人家的串架屋子多少还有石灰灰糊了薄薄的一层。爷爷的屋子，尽是些竹片编成的板子，敷敷衍衍地糊了一层褐色的稻草泥巴，算是墙。用手一碰，泥巴就扑簌簌地掉。我们几个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把那些竹片拆下来打仗。要不了一个冬天，爷爷的屋子就被拆出一个大窟窿，他只好去砍新的竹片来编成竹板，挡一挡冷风。那时没有塑料布，不知道爷爷是怎么熬过冬天漫长冷夜的。

这样的房子一直住到1984年。那一年，在广西当包工头的叔叔挣了钱，回家拆掉爷爷住了几十年的串架房子，修了一楼一底的楼房。从此，爷爷每天都会高高兴兴地在楼房里转来转去，顺便还会带一些人来参观，直到在那间屋里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
## 父亲的土墙屋

父亲成家后分到的三间房子位置最偏，除了一个卧房有两处亮瓦透光外，其他两间仅可以投下少许光线来。冬天天气不好时，关上门，屋里黑咕隆咚的，上个茅房都要打手电筒。

父母住的房间里，摆了一张床、一个衣柜、

一个抽屉、几个坛子，之后就剩不下什么地方了。由于地面只填了一层土，常有老鼠在屋里打洞，我小时候一脚踩塌鼠洞的事时有发生。最恼火的还是下雨天，大家的脚上都是泥水，难免把屋里的地面踩出泥浆来，父亲就拿铲子来铲，一次要铲很大一簸箕出去倒。

我家的卧室和叔叔家的卧室是隔壁，小时候我最喜欢竖起耳朵听叔叔家的动静。一会儿是姑娘喊疆弟弟穿秋裤，说是天冷了。但疆弟弟只管自己疯玩，哪里肯听。于是，姑娘捉住他，非要他穿。中午太阳出来了，姑娘又喊疆弟弟把秋裤脱了。疆弟弟这时就犟上了，大声回答：“我不热，我就要穿秋裤！”

后来，弟弟出世了，三间房明显不够住。于是，父亲张罗着扩建了三间大大的土墙房，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。那房间虽然连窗户都没有，但一个人睡在大大的床上的感觉，真是太爽了。父亲自然更高兴，宽宽的堂屋和三个大猪圈，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情吗？

有一段时间，我家养的猪有六头之多，一到晚上就开始嘶吼，吵得我耳朵疼，但母亲却是笑容满面。到过年的时候，父亲把腌好的腊肉挂了满满两根竹竿。正月初四回外婆家，还选了一块又大又长瘦肉最多的“客菜”（猪腿上最好的肉拿来送人，称为客菜）背着去。外婆把那块肉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逢人就说是蓝三哥拿的。

我家的大门是西北朝向，门是泡桐树做的，轻飘飘的，让人很不放心。每到冬天刮西北风时，两扇木板就被风吹得拱起来，又弹回去，啪啪作响，一直到天亮。我担心它某天会连带门框一起被风吹掉。于是，很多次午夜梦回，总梦到家里的大门被风刮倒了，于是心急火燎地起来看，用尽力气把门合上。

## 如今的双院子

如今，双院子已被选为特色小院来打造，沥青路修到了大坝子，家家户户都能把车开到自家大门口了。站在宽宽的晒坝里，远望村子西面绵绵的鸡屿山，突然觉得身心舒展到了无限大。加上双昌产业园的打造，G348成渝公路扩建工程的顺利推进，双院子很快就会成为香饽饽。这个秀美的小村落，未来的风景会更美，生活自然更好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）

## 姜家舞龙让人迷花眼

□胡平原

重庆巴南区姜家镇的姜家舞龙历史悠久，闻名遐迩。据《巴县志选注》记载：古时，一部分姜家人从各地而来，形成了姜家部落。当时火灾时有发生，姜家人苦不堪言。有一年，姜家来了一位叫智慧的高僧，族长恳求高僧指点迷津，高僧要姜家人崇龙爱龙。于是，姜家人修建起了以龙牌坊为头、龙井为嘴、龙街为身、龙洞为尾的姜家巨龙王形状的一条街建筑。并将许多地名也改为带有龙的称呼，譬如龙椅、龙床、黄龙山、龙池洞……此后，姜家再无火灾发生。喜龙后来演化成了舞龙，在姜家蔚然成风。

姜家舞龙可谓丰富多彩，舞龙品种主要有火龙、柑子龙、黄荆龙、虾子龙、萝卜龙、青菜龙、草龙、扁担龙、板凳龙、旱龙、女子龙、童子龙、独龙、墨龙、小金龙、彩龙、箩筐龙、背篋龙、兜兜龙、肉龙、墨龙、桐子龙、孝龙等20多种，是全国少见的龙舞品种多样化地区之一。

姜家舞龙不仅品种多，而且舞龙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姜家人根据不同时节，舞不同意义的龙。按节气，三月三“娘娘会”舞柑子龙、桐子龙，有为姜家求子之意；四月二十八，龙王生日就舞黄荆龙，意在祈求龙王掌握好雨水，保佑姜家风调雨顺；五月初五端午节舞旱龙，预防天旱地干，保障丰收；八月十五中秋节，舞

板凳龙，稳坐稳收，庆贺粮食丰收；腊月二十三敬灶神节，就舞萝卜龙，祈求来年洪福齐天、财源滚滚……

姜家人舞龙，除重大节日外，还根据不同的情况，把舞龙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比如谁家生了孩子，就叫年轻女子队去舞龙贺喜；老年人祝寿，他们就舞起彩龙，祝贺寿星福星高照、子孙满堂；谁家老人去世，他们舞起孝龙，孝子亲自牵孝龙以尽孝道；谁家生意开张，他们会舞起板凳龙，庆贺老板生意兴隆。此外，春节后年轻人出外打工，他们会在出行前舞起草龙，预祝一路平安、出门赚钱……

姜家人人都爱龙，人人都会舞龙，因此形成了舞龙文化习俗。姜家镇是首批被重庆市评为“民间舞龙文化艺术之乡”的乡镇。2007年，姜家舞龙队参加中国重庆第一届文化艺术节，姜家舞龙队表演了黄荆龙、凳子龙，赢得观众阵阵掌声，并取得优异成绩，受到奖励。2009年，姜家舞龙习俗被列为重庆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